

托托车主的高明圈套

□ 柏代华(上海, 高管)

游轮停靠在马达加斯加的北部港口, 没有大巴不见出租, 除了双腿, 交通主要靠托托车。码头外, 托托车呈一字长龙, 蜿蜒数百米。每辆车都标着大字编号, 供游客对号入座。

我们径直往外走, 里面揽客的车主都是掏钱打点才能进入码头的, 越往外越便宜。去二十几公里外的海滩, 外围的一个车主来回只要 50 欧, 他手机招来一个朋友, 我们四人分乘两车, 总共才 100 欧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起, 非洲大陆风起云涌, 国家要独立, 民族要解放。法国殖民政府撤离前, 煞费苦心地打造了所谓民主制度, 多党竞争, 一人一票。这莫非是老谋深算的英法政客故意埋下的祸根? 远眺祸灾连连的昔日领地, 他们手持香槟, 心

情大悦: 怎么样, 还不如老子当年管得好吧。

游轮绕着停靠了三个景区, 视线所及, 一片赤贫。望着炎日下各自觅食的民众, 不觉怀疑, 这里有没有政府管治? 有的。驶出码头不远, 几个警察站在停靠路边的警车前, 举手示意停车。司机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卷纸, 下车递给警察。那是厚厚一叠证书表格之类的文件, 托托车上路竟然需要那么多的官方许可, 看来找茬寻租的头头脑脑不少。耗了半天, 司机过来嘟囔了几句, 搓搓手指。听不懂但看明白了, 要塞钱才能过。我心里不爽, 比划着作急流勇退状, 不让过? 那就回头吧, 不去了! 司机傻了, 迟疑片刻, 又跑回警察那头, 像是说情求饶。约十分钟后, 警察终于挥手放行了。

到了海滩边, 找到一位懂英语的当地

导游, 我方知两个司机给了警察 8 欧元才通过关卡。于是, 我递给了司机一张 10 欧, 悲天悯人地说, 拿着吧, 都得养家糊口啊。

在海滩耗了两小时, 再突突返回。我们抵达码头时, 朋友早已上了船, 但那个司机还蹲在树荫下等他的伙伴。我推测朋友肯定结清了他俩的车费, 于是递上 50 欧元, 问, OK? 两人连连点头。结果晚餐时碰到朋友才知道, 他们付了两辆车的车费, 整整 100 欧元! 原来这是车主一个高明的圈套, 成功的概率随游客马大哈指数浮动。妻子嘲, 被斩了吧。我争辩道, 两个司机弄到意外之财, 必定举家欢腾。这 50 欧元花得值……

自慰的味道很浓, 龇鼻子也闻得出; 但说嗨了, 还真信了呢。



戴口罩的春天

□ 梅 莉(上海, 白领)

亲爱的老爸:

清明时分, 我没能来看你, 勿怪。你在那个世界, 想必也知道是疫情的关系了吧。

先跟你汇报下疫情期间家里几件要事。春节把老妈接来了, 我们本准备到元宵后再送她回老家的, 但武汉封城, 老妈怕上海也会大规模暴发, 吵着要走。于是, 我们只好大年初一开车把她送回去, 老家那边有妹妹, 我又帮老妈请了个阿姨, 想来问题不大。

2月17日, 美衣德国学习交流结束, 抵达浦东机场。彼时, 没什么人从国外飞

回来, 因为国外安全。3月, 国外疫情失控, 留学生纷纷回国。老爸, 你一手带大的、最疼爱的外孙女, 现在天天在家上网课呢。

疫情搅乱了全世界的正常秩序, 也让我决定: 买第二套房。因为有个医生在武汉抗疫时被感染了, 就回到北京自己在家隔离, 一周后病愈。他后来分享经验, 说居家隔离最好有两套房子, 与家人分开住, 如此最安全。原来, 关键时刻, 第二套房子还能救命。所以, 房产中介一复工, 我们就去看房子了, 很快就相中一套一居室的二手小公寓, 倾囊买下。当然, 贷了款; 不过, 你不要为我们再次成为“房奴”而

着急, 这些年, 我迅速成长, 再也不是你眼里的“糊涂虫”啦。
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: 我们国家的疫情已基本平缓, 目前就是防境外输入。

老爸, 如果你还在, 那多好啊。我应该早一点来上海定居, 早一点带你看看这繁华的都市……“望着窗外,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。

在这个人人都戴口罩的春天, 想起你, 我已不再血管爆裂般疼痛, 而思念绵绵如水。我会照顾好老妈的, 放心。

女儿青弋敬上

